

他也许真的创造了纪录

刘建民

一岁将尽，又至盘点时。

在文学界，动静大一些的盘点梳理，莫过于各类年度排行榜的陆续揭晓及大大小小的文学奖的水落石出。

说到榜，有 2020 年度“城市文学排行榜”、《长篇小说选刊》“第五届长篇小说年度金榜”。至于文学奖，丁玲文学奖给了叶兆言、葛水平、范小青、张承志、彭程、阿来等。以对近两年短篇小说进行集中检阅的第五届林斤澜短篇小说奖则将杰出短篇小说作家奖授予了冯骥才和迟子建。众奖中，我更乐见《小说选刊》年度大奖，因曾关注工业题材创作而留意许久的作家肖克凡以《继续操练》获中篇小说奖，刘庆邦因《叶落桃园》获短篇小说奖，尽管获奖对他们，特别是对刘庆邦，如今可道是寻常。

刘庆邦比肖克凡年长两岁，在文坛起步也更早，两人的文学创作都是从工业题材入

夜

曾新友

暮色给山水卸妆
 淡然淡定着慵懒的夜晚
 溪流的清唱
 在陡峭处个性张扬
 深潭的上方剧烈的运动
 扩散清激的叫喊
 清凉的风清爽着归巢的梦
 不甘寂寞的一挂瀑布
 抱着几缕月光冲浪

一地歌声

国庆

秋风飒飒
 绿荫沉湎出清泉
 黄洋界耸立的碑
 回荡着血与火的铿锵

林风溪秀
 家园有了风景
 他们走了，我们来了
 传诵着一地歌声

我给女儿当“助理”

王阿丽

因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今年即将研究生毕业的女儿，未曾返校，有了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她喜欢用镜头定格家乡的春夏之交，捕捉季节变化的风景，而退休赋闲在家的我则成了女儿的“摄影助理”。

每次拍摄，女儿都提前做好攻略和文案，计划拍摄场景所需的道具。到了拍摄当天，一贯不喜欢化妆的我，在女儿的软硬兼磨下，来了个“大变脸”，再配上她为我精心挑选的长裙，仿佛年轻了十岁。

谷雨时节，恰逢微雨，我们带上道具，欣欣然来到城郊一片麦田，麦穗青青，燕语呢

手，写自己最熟悉、生命体验最深切的东西。

1972年，矿工刘庆邦为了吸引女朋友，以床为案，在煤矿单身宿舍写下人生第一篇小说，六年以后的1978年小说才得以正式发表。

上世纪80年代起，《黑砂》《机器》《生铁开花》陆续问世，肖克凡以“直接的生活积累”创作了一系列工业题材的小说，声名日隆。

这两位作家都在企业工作过，后来都成为专业作家，各自的文学视线都聚焦于普通百姓，但二人创作之路又各有不同。

肖克凡在工厂曾工作数年，工厂生活是他文学素材积累的第一桶金，“小说《黑砂》以及20多万字的‘黑砂系列’小说，都是当年我在工厂做翻砂工的生活积累。”肖克凡说。

然而，企业生活的积累并未成为肖克凡创作的不尽源泉，在工业题材开掘上，他遭遇了瓶颈。庆幸的是肖克凡没有就此搁笔，而是另辟新径，天津地域文化成为他的新的创作资源，于是有了《赌者》《天津大雪》《天津大码头》等一系列“津味小说”。

刘庆邦的目光则从未离开过矿山与乡

土。“我当过农民，在矿井里挖过煤，在感情上与普通劳动人民更亲近一些。”在河南的一座煤矿工作生活了9年，在井下打过巷道，挖过煤，开过运输机，并在煤矿娶妻生子，对煤矿生活比较熟悉，所以刘庆邦一直在写矿工生活的作品。在他这里，“瓶颈”俩字不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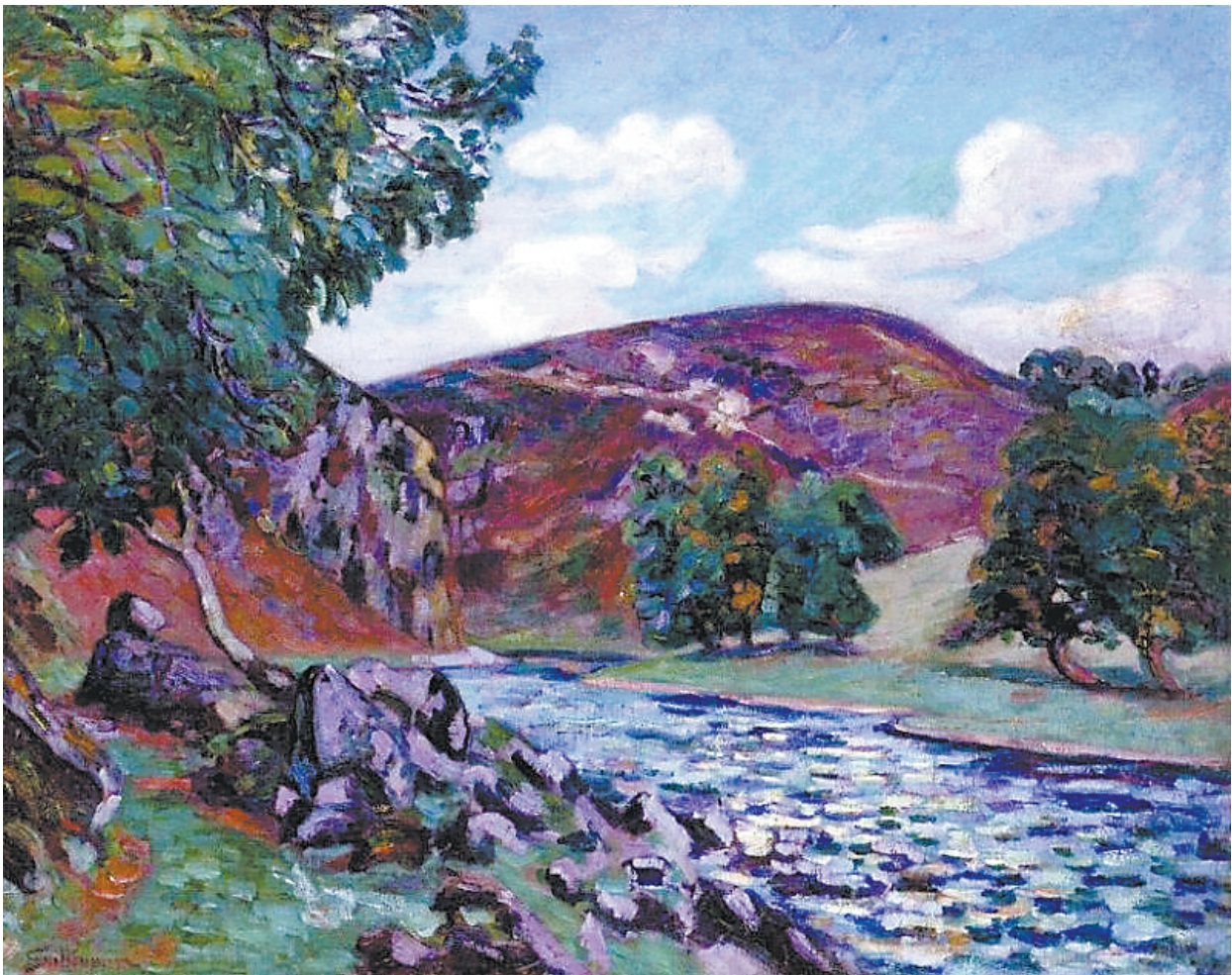
有人说刘庆邦“其作品可以简单地划分为乡土和矿区两大题材，这是通向他记忆深处两处幽深的隧道，一条被他命名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另一条则沿着相反的方向延伸，被命名为‘人与自然的抗争’。”

即便是煤矿题材书写，刘庆邦也有他人难望其项背之处。据说他极其熟悉乡村和煤矿生活，就像每年都要回故乡一样，每年他都要到矿山住些日子，全国大大小小的煤矿几乎都曾出现过他的身影。在刘庆邦眼里，煤矿也是文学富矿。近50年来，他一直在这口矿井里开掘，“越开越远，越掘越深。据说煤埋藏得越深，杂质就越少，煤质就越纯粹，发热量和光亮度就越高。”

刘庆邦写得多，也写得好。创作的300多部短篇小说，篇篇刊出，没有一篇废稿，业内高人赠其“短篇王”，不过刘庆邦对这顶桂冠有些耿耿于怀，想摘掉它。因为其长篇小说的傲人业绩远非一般作家可比。

描述上世纪70年代十几位矿山女工的《女工绘》，于今年9月出版，写出了个人的酸甜苦辣咸，也勾勒出时代印痕，其素材在刘庆邦的心里放了几十年。是继《断层》《红煤》《黑白男女》之后，刘庆邦第四部描绘中国煤矿工人生活的长篇小说。刘庆邦曾经说：“一般说来，作家用所谓‘三部曲’来概括和结束某种题材小说的写作，而我没有停止对煤矿题材小说的写作。我粗算了一下，在全世界范围内，把包括左拉、劳伦斯、戈尔巴托夫等在内的作家所写的矿工生活的小说加起来，都不如我一个人写的矿工生活的作品多。”

不说戈尔巴托夫，仅仅左拉和劳伦斯，就让人肃然，也足见刘庆邦的不凡抱负了，他也许真的创造了一个纪录。



法国蚀刻大师和印象派画家阿尔芒·吉约曼（1841~1927年）的绘画作品主要是法国风景画，尤其是因其对克罗桑特村的关注，使他有了“克罗桑特派”领袖的绰号。吉约曼的绘画色彩强烈，笔触“粗犷”，他的“印象风景”画也以其鲜明的风格而闻名于世。在19世纪90年代，他的画作色彩变得更明亮和更主观，并因之被认为启发或预见后来的野兽派。图为《克罗桑特风景》1900。图文 晓阳

渐也学会了一些拍摄技巧，一组组风景和人物被装进镜头中：花丛里的精灵有蝴蝶翻飞；麦田里的守望有对丰收的憧憬；收获中有耄耋老人弯成镰刀对土地的深情。有时，我欣赏着一张张美图，忍不住哈哈大笑，女儿在旁边说：“看看，我这张拍得多好，你这脸上的皱纹浅了许多呢，你以后多出去看看风景，换换心情，我就有一个又年轻又精神的老妈啦！”我忽然间明白，女儿想尽办法哄我陪她拍主题照，并非她真的需要助手，而是担心我久坐成病，更不愿意我错过一季又一季风景，她把心中对我满满的爱都投影成了照片中的风景！

不知何时，女儿将我的电脑桌面换成了那张“麦田·番茄”图片，图片上还有女儿写的一句话：“和你一起，拍春夏秋冬，等待蝉鸣在田边吹过眼睫。”我也想对她说：亲爱的女儿，放心吧，你在家日子，我愿意永远是你的“摄影助理”；当你背起行囊远行时，这些照片会让我想起那无数个母女共同捕捉风景的美丽瞬间。

难忘的卖猪往事

黄廷付

小时候，我家里每年都养一头猪。父亲早已算好了时间，农历三月份从集市上买回猪崽，快过年的时候，刚好可以卖掉，赶上丰收年还能卖个好价钱。

那时候村里养猪的人家不多，许多人家都养母牛，母牛可以耕地，还能下崽，养不起牛的人家，才养一头猪。那时候村里没有兽医，记得二奶奶家的老母鸡死了，二奶奶大哭一场，她就指望卖鸡蛋的钱称盐灌油的，幸亏二爷了解二奶奶，“老婆子，你要是气坏了身体，咱还得花钱买药啊！”二奶奶盘算了好久，才转过弯来。

童年的冬天特别冷，记得我八岁那年下了一场大雪，路上的积雪没过我的膝盖。那天我放学回家的时候发现父亲不在家，母亲一个人伤心地抹着眼泪，她难过地对我说：“咱家的猪昨晚冻死了。”我赶紧跑到厢房，猪安静地躺在那里，猪圈里还透着阵阵寒意。我前两天还听父亲对母亲说，“今年猪长得肥，应该有300斤了，等过几天就拉去食品站卖了，咱就可以买辆自行车，还能给孩子们添一件新衣裳。”我听见娘笑了，我也偷偷地笑着。

我正在猪圈门口发呆的时候，父亲回来了，身后跟着几个叔叔，他们没有说话，把猪绑好，抬起来就往外走，我跟在他们后面跑着。

原来，他们早已在村口的路边上挖了个坑，把生产队里那口大锅支上，二爷在那里帮忙烧火，父亲和叔叔们看到水烧开了，就把猪放进锅里，因为猪太大，他们费力地给猪翻身。队长叔也来了，他对着父亲说：“二哥，等猪肉搞好，你找两个大筐挑着，我带你挨家挨户去卖，反正快过年了，肉总是要买的，我们便宜一点就是了。”父亲叹了口气，点了点头。

快到晚上的时候，父亲挑着没卖完的肉回来了，我赶紧问：“爸，咋没卖完啊？卖不掉了吗？”我当时还想着买新衣裳的事。父亲笑了笑，“这些猪肉不卖了，我们留着自己吃，过一个肥年不好吗？省得你们一个个像馋猫一样。”

父亲一边把钱递给母亲，一边说：“等下你去多炒点菜，我去喊队长他们几个来喝酒。”母亲数了又数说：“咋卖这么多钱呢？比卖猪的钱还多呢！”

“这得感谢村里的老少爷们，他们说养猪不容易，还是按集上的价钱，谁家不遇到点困难！”

母亲笑着笑着，眼里闪出晶莹的光。

说点养生保健品的事

生代，会对养生进食法门钟情有加。

早些时候，就看到有消息说：90后成保健品主力，有人月花2000元钱啥的。对此，我以为是谋求吸引眼球，想着即使真有，那也只是例外的“一小撮”，原因是在我的视野里，美容、化妆的常见，吃保健品养身健体的年轻人以前还真没遇到过。结果是，我的主观推测被年轻的保健品推介人斥之为孤陋寡闻。

保健品究竟有没有用？不好轻易判断。现在吃哪儿补哪儿不大受待见了，但缺啥补啥，比如补钙，还是很受欢迎的，有谱吗？不仅如此，不少有“现代科学”帽子的学问，更是盛行。比如有现代科学背景的褪黑色素，我就真信过。国产的吃了，不管用，改美国原产的药丸儿，然后再喷没一中文全是法国学的水果味零剂，末了俺的失眠问题依旧。想着可能只是对我无效，没敢说其不灵。还有氨糖软骨素，都说是能修复关节软组织损伤。有前车之鉴，这回相信之前先辛苦了一下自己：查询相关信息再学习专家研究及实验数据。哈，这东西治疗的念想必须根除，就算是在不高的有效率样本中，最好的结果也仅是或能保护关节软组织，逆转纯属妄想。

其实能有保护作用，就非常不错了，有些看似有道理的手段显然就没那么科学。比如补钙，也就是缺啥补啥的代表性标签，一直就鼓动着庞大的群体觅食含钙高的食物，很多人干脆直接吞服药片。可据我所知，如今生活好了，就日常摄入来说，含钙量高的食材完全不缺。“缺钙”是身体对钙的吸收有问题，养生需要想辙的是怎么吸收钙，而非吞钙——即便是活性钙。

至于传统的养生科学——应该说是经验，有用没用的窃以为更需要谨慎，诸如燕窝、海参以及虫草、枸杞之类，是不是“安慰剂”功效更多一些呢？而且要真能起到安慰之用，还是可以吃一些的，比如典型案例北京的“打鸡血”——尽管追问过很多人起因但一直没有答案，就曾“安慰”得很多人精神焕发神采奕奕。

当然，不能因为“打鸡血”这种孤立事件，就否定流传已久的养身经验。换一个角度看，就饮食养生保健而言，没人能和皇上比肩，对吧？御医最棒，宫里食材最优，可想到圣上平均寿命统计下来不过30多岁，我的犹豫不算太过吧？对吃，或者“躺着健身”

这样的理念，还是慎重为好。

再说了，个体对各种（微量）元素的吸收是不同的，草原绿洲人民能从肉、奶中摄取维生素，种地的群类就几乎没有这种特长。所以，还是走运动强健肌体一脉比较好，尤其是年轻人，与其一个月花费2000吃保健品，不如一年来一张高级的健身卡。

诚然，健康的吃同样重要，但不一定是对保健品的选择，而是，也只能是基于日常食物的健康选择，是适度饮食之下健康习惯的养成。

絮叨了这么些个人观点，列位如若不喜欢，拍砖当然没问题。可是，我仍然要劝热衷保健品的人，不妨多观察一下现实中的寿星，特别是那些背负“长寿”乡、县之名的偏远山麓、河谷，老叟们对“保健品”，对补锌补钙所知几何啊？而城里人还记得见人入吃的深海鱼油（卵磷脂）吗？还有几个人在坚持这种“爱好”呢？

俗话说，病笃才乱投医，年轻人身体基础好，又身处现代科学环境中，何以笃信保健品就一定有普遍功效呢？这种境况是不是有点让人尴尬啊？！



陋室观复